

西夏之眼

敕燃马牌

1

神秘，是掩盖西夏千年的面纱

龙飞◎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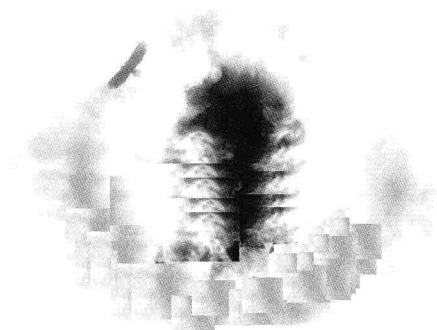
西夏之眼

敕燃马牌

1

神秘，是掩盖西夏千年的面纱

龙飞◎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夏之眼之敕燃马牌 / 龙飞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5104-2862-3

I. ①西… II. ①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6520号

西夏之眼之敕燃马牌

作 者: 龙 飞

责任编辑: 陈 琼 施玉环

封面设计: 八 牛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38千字 印张: 16.5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2862-3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西夏之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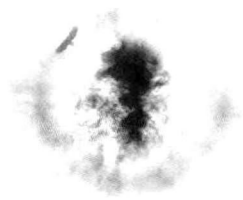
敕燃马牌

1

神秘，是掩盖西夏千年的面纱

龙飞◎著

- | | | | |
|-------------|----|----|--------------|
| 001 死亡行动 | 壹 | 貳 | 诡异的尸体 021 |
| 039 心理恐惧 | 叁 | 肆 | 不白之冤 057 |
| 075 匪夷所思的录像 | 伍 | 陆 | 半边楼 097 |
| 117 班驼古城 | 柒 | 捌 | 羊皮书和笔记 139 |
| 163 未知之旅(1) | 玖 | 拾 | 未知之旅(2) 187 |
| 213 夜战 | 拾壹 | 拾貳 | 和卧底有关的日子 233 |



西夏之眼

敕燃马牌

1



死亡行动

我相信，这件事的复杂以及离奇程度已经远远超乎绝大部分人的想象。

在我下定决心把它记录下来时，几个知情人曾先后提出告诫，他们说这件事最好永远都烂在心里，因为它牵扯的人和问题太多，说不准就会再次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我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也许就会听从他们的告诫，在亲身经历了这件事之后默默地开始自己人生中第二次新的生活，把我知道的一切封存在记忆中。但恰恰相反，我的骨子里天生就存在着许多不安定因素，长时间的磨炼不仅没有使我日渐成熟，反而让我产生了随时随地都想倾诉和呐喊的欲望，知道得越多，这种无形的压力就越大，甚至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

有时候，无法洞悉事情的真相是件很折磨人的事，但了解了所有真相，说不定会更让人难以承受。因为这些真相只能深埋在心里，不能对任何人吐露一丝一毫，这是一种怪异而且孤独的感觉，我一直在忍受。

当无形的压力超越了忍耐极限后，我考虑很久，坚定地拿起笔，准备把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完整地记录下来，虽然我并不知道有谁会看到这些文字，也不知道看过的人是否相信我的讲述，但我始终认为，我必须这样做。

所有事情都是从老头子策划的一次行动开始的。

老头子的真名叫卫长空，别的人都称呼他八爷，只有作为养子的我敢背地

里叫他老头子。这是个相当厉害的人物，江北市地下文物交易最少有六成都是由他掌控的。特别是近两年，老头子因为一次意外而导致双腿瘫痪，但这并没有丝毫影响他的地位，整个江北地下市场的各个档口、盘口还是有条不紊地运作，所有人还是恭恭敬敬地称呼他八爷。

当时正好是一年中刚刚进入夏天的月份，老头子准备集合人手做次大活。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普通的大生意，但渐渐地就感觉到一些异常，越来越多我见都没有见过的装备被搜集整理备用，同时还有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开始频繁地和我们接触。

老头子在江北的势力非常大，从理论上讲，应该没有他搞不定的买卖，而这么多陌生人掺杂到这次行动中来，似乎说明了一个问题：买卖太大，老头子自己吃不下。

我的好奇心马上被勾了起来，嬉皮笑脸地跑到老头子的书房去跟他商量，看队伍出发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也带上，长长见识。

老头子坐在轮椅里狠狠瞪了我一眼，拐棍把书桌敲得砰砰作响，骂道：“你个小兔崽子给我老老实实呆在家里，要敢乱跑，就把你腿给打断！”

我挨了顿臭骂，灰头土脸地从书房溜出来，好奇心却越来越强烈。老头子没有其他亲人，也没有亲生儿女，所以他拿我这个养子一直是当继承人来看待的，平时生意上的事一般都不会瞒我，这一次老头子嘴这么紧，只能说明我的判断很靠谱。

左思右想之下，我决定去找曹实探探话。

曹实是个三十多岁的壮实汉子，跟着老头子最少有十来年的时间，这人身手很好，最关键的是办事牢靠，所以很受信任和器重。这几年老头子手下那几个经验丰富的老伙计先后洗手，加上老头子本人也瘫了，担子几乎都是由曹实挑起来的。既然这次生意如此重要，我估计老头子依旧会派曹实出面掌总。

我先跟曹实吐了一汪苦水，埋怨老头子太不把我当盘菜，然后试探着问他关于这次行动的情况。曹实点了支烟后说：“天少爷，你不该埋怨八爷，他不让你去是为了你好。”

“老曹，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少爷，我知道你嘴严，又跟八爷亲近，所以这些话对你说说也没什么，你听了就听了，千万不能传出去，我跟你说这些，已经算犯了八爷的忌讳了。”曹实狠狠抽了口烟，然后掏出一张地图平铺在桌上：“你先看看这个，是古西夏的地图。”

“西夏？”

“对，八爷这次让我带人去西夏故地的法台寺。”

我的头顿时就有点发晕，难道老头子真是老糊涂了？竟然把手伸到法台寺去。

西夏这个国家是党项羌人在公元1038年建立的，全盛时期疆域包括了今天宁夏、甘肃、陕西、青海、内蒙古部分地区，全称为白高大夏国，因为其地处西陲，所以后人一般称之为西夏。

西夏盛行佛教，全国境内遍布大大小小的古刹庙宇，像高台寺、卧佛寺这样的寺庙相当有名。而曹实所说的法台寺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庙，估计很多专门研究西夏文化的人都不知道这里。但在我们这一行中，法台寺却名声赫赫，因为这个地方很邪。

1996年的时候，一支科考队长途跋涉来到法台寺附近，准备在这里暂时露营后继续开拔，前往西夏故地中的一座古城遗址。

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夜之间，整支队伍连同装备给养全部毫无征兆地消失。

当时法台寺附近的自然环境很正常，不会因为气候以及沙尘暴之类的原因发生意外，而且，这支队伍消失得非常彻底，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救援人员只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直径二十米的巨大六角形图案。

这条消息的来源渠道我不清楚，至于里面掺杂着多少水分和未知情况，更是个谜。

但起码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些人确实是消失了，因为官方报道也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科考队事件还不足以说明法台寺透着邪气的话，那么一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就像颗重磅炸弹，彻底把人给炸晕了。

1997年，江北附近另一股地下势力的头目薛龙头亲自带人从内地远赴法台寺，至于到那里干什么，他没说，也没人知道。队伍到达目的地后搭了一个临时宿营地，营地搭好，天已经快黑了，薛龙头带着两个心腹在法台寺周围几公里的区域内随意看了看就返回营地。

当晚露营的时候他和小舅子睡一顶帐篷，睡到半夜，薛龙头被一阵沙沙沙的声音给惊醒，这声音有点像风声，而且节奏感很强，他心里有点不踏实，钻出帐篷想查看一下。

奇怪的是，一出帐篷，声音就消失了，营地一切都很正常，两个守夜的人正抽烟聊天。

薛龙头又在外边呆了半天，确认没什么异常后才重新回去睡觉。很邪门，进了帐篷，沙沙沙的声音重新冒了出来。薛龙头心里有些发毛，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人能做的就是恐惧和警觉。

这种声音似乎就存在于帐篷里，只要出了帐篷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薛龙头把正在睡觉的人全踢起来，大家拿着家伙围坐成一圈，他一说情况，众人都表示很迷茫，因为其他帐篷里根本就没有这种沙沙沙的声音。

大家都这么说，薛龙头心里也有点吃不准，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什么临时性障碍，但他还是很固执地要求众人继续围坐下去。

坐了一会儿，薛龙头和他小舅子内急，俩人跑到营地外一个小沙包后面大便，等他们提上裤子转身准备回去的时候，嘴巴一下子就合不拢了，十几分钟前还平静如常的营地现在竟然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仍然燃烧着的几堆篝火还有自己所住的那顶帐篷孤零零地留在原地！

这种事情带给人的已经不仅仅是恐惧，薛龙头啪地狠狠抽了自己一耳光，揉揉眼睛，营地确实是空了，包括人和各种物资。

薛龙头和老头子一样，摸爬滚打混了半辈子，什么稀奇事都见过，胆子很大，他拖着小舅子飞快地躲到离营地不远处的一片低洼地里，一直熬到天亮才

小心翼翼地慢慢接近营地。所有东西都消失得非常彻底，连根毛都没有留下。直到这时候薛龙头才发现，自己的帐篷竟然位于地面上一个巨大的六角形图案的正中位置，而昨天搭建营地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东西。

薛龙头屁滚尿流地逃回内地，这件事也传播得沸沸扬扬，很多人震惊之后又隐隐觉得挺正常，因为在充满神秘事物的西夏故地里，不管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而且，做这一行的人原本就不指望到那里混饭吃，所以，科考队和薛龙头遇见的邪事跟他们没有实质性关系，只不过当做一桩奇闻传来传去而已。

西夏和同时期存在的例如辽、金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有点不同。

蒙古崛起后，六次讨伐西夏，西夏人进行了殊死抵抗，所以蒙古人对西夏的态度非常仇视，就连成吉思汗都在第五次南征中死于六盘山行宫。西夏末帝投降后，蒙古对西夏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加上二十世纪初黑水城大量西夏文献文物流失国外，可供考证的东西太少，后人总以为这个湮灭在大漠中的国家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我们这一行的人也很少会跑到西夏故地去找货，我很纳闷，老头子这次究竟吃错什么药了？

说实话，当时在北方做这一行的人日子都不太好过，大一些的坑早就被历代的土爬子三番五次地折腾过，偶尔发现一个肥坑，等着下坑拿货的人足能编成一个加强连。团伙之间因为火拼死伤的人比下坑失手死的人还要多。不少脑子活泛的主就渐渐把目光转移到西北西南这些地方，也算是分流减压。老头子有没有这么做我不太清楚，不过即便做，也绝不可能把目标定在荒无人烟的沙窝窝里。

“老曹，老头子是不是糊涂了，法台寺那么邪气，又没有油水，派人过去干什么？”

“八爷不糊涂，他让我们到法台寺去找件东西。”

“什么东西？”

“这个我就不能说了，这东西是顶尖的硬货。”

我心说这不是废话吗，老头子属于那种百炼钢化绕指柔的人，对世事看得

很透彻，而且这个人并不十分贪财，最大的优点就是适可而止，做事有分寸，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他手下的档口和盘口几乎没有出过什么大事，生意和势力都越做越大。

而这次法台寺行动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老头子这么做，只能说明那件东西是硬货中的硬货。

不过我想想还是觉得不对头，这不像老头子的性格，一块肉不管多肥，没摸清虚实之前，他是不会下嘴的，除非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把握，他才肯冒那么一点风险动手。

反常，相当反常。

我不死心，缠着曹实问，他被弄得没办法了，才说：“天少爷，八爷的规矩你是清楚的，况且，我知道的也不多。我只能告诉你，这件东西放到需要的人手里，价值连城，八爷亲口说的，就他现在的身价，都不一定能买得起。”

我听完不禁吐了吐舌头，老头子干了这么多年，平时又不怎么乱用钱，家业积攒得很厚实，竟然连一件东西都买不来。这他娘的是什么硬货，难道还能硬得过司母戊？

想着想着我又分了神，偷眼看了看曹实，心里不由自主地泛起一股凉意，老头子这事做得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曹实虽说是跟着他混饭吃的手下，但这人很实在，而且很忠心，法台寺那个地方邪气森森，连着两批人都出了事，谁也没把握能来去自如，把曹实派过去，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派他去蹚雷。我平时跟曹实相处得很融洽，这么一想，越来越觉得不是滋味。

“老曹，咱哥俩早就说了要到桂林去玩，不如我跟老头子说说，叫他换个人去法台寺，咱们就……”

曹实虽然实在，但一点也不傻，话还没说完他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又摇摇头，语气中略带着一丝苦涩：“不行，天少爷，别的人过去，八爷不放心，这东西实在太重要了。”

“可法台寺那地方……”

“没事。”曹实朝窗外望了望，“吃这碗饭的人，都一样，八爷当年也是这

么熬过来的。法台寺邪，也不过是道听途说，薛龙头的话，只能信一半。你放心吧，桂林这一趟少不了的。”

三天后，曹实带着人悄悄从江北出发，赶往西夏故地的法台寺。我留在这里陪老头子种花养鸟，闲得要发霉，中间几次想撬开他的嘴，都被骂回来了，很无奈。

这次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我看得出，老头子心里很焦急，虽然他嘴上没有明说，但时不时地就会走神发呆。曹实他们出发一个月后依然没有任何消息，而老头子的情绪似乎越来越差，经常为了手下人一点小差错就借故发脾气摔东西，拿自己的拐棍乱敲人，我天天在他身边伺候，挨骂挨得最多，苦不堪言。

八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我给老头子洗了脚，刚要安排他睡下，一个在前院当差的伙计就急匆匆地跑过来报信，说曹实回来了。

“他在哪？”老头子立即急切地问道。

“就在前院，不过……”伙计的神情变得有些复杂，抬眼看了看老头子，吞吞吐吐地说：“他们……他们……”

老头子抓起身边的拐棍又要敲人：“你他娘的快说！到底怎么了！”

“八爷，曹实他们……他们好像变成怪物了！”

自从曹实出发之后，老头子的心思全都在他们身上，或者说，全都在西夏法台寺那件东西上。

所以，尽管伙计的言语中透着一股让人不寒而栗的意味，但老头子还是毫不犹豫地立即会见曹实。

十分钟后，连曹实在内的五个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伙计前面说过的话已经给了我充足的心理暗示，所以我的心一直揪得很紧，唯恐猛然间看到什么自己接受不了的东西。但曹实他们几个人的举止都很正常，在老头子面前站得一丝不苟。

唯一让人感觉不可理解的就是，这五个人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还戴着手套、口罩和帽子。

老头子魂不守舍地盼了一个多月，可是当曹实真站在眼前的时候他反倒很沉得住气，握着拐杖一言不发，屋子里顿时陷入一片死寂，最后，还是曹实忍不住先开了口。

“八爷。”因为曹实戴着口罩，所以声音听起来有点闷，“事情……事情办砸了。”

老头子的手微微抖了一下，眼神一下子就黯淡了许多。

“八爷，兄弟们都尽力了，可……”

老头子抬手打断曹实的话，环视了五个人一眼，然后把目光落在曹实身上，问：“那你们呢？还戴着口罩，都他娘的没脸见人了是不是？”

“都脱了上衣，让八爷看看。”曹实刷地摘掉口罩。

我始终惦记着伙计所说的那句话，心里产生很多的猜测，猜测曹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还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等他们几个脱掉上衣后，我的头差点炸了。

面前的五个人虽然还是人样，但脱了衣服后怎么看都不像是人，如果用句比较贴切的话来形容，就好像五条刚刚蜕皮的蛇。

明亮的灯光下，我清楚地看到这五个人表皮外面那层角质膜全部消失了，暗红的皮肤颗粒层暴露在空气中，因为角质膜的消失，眉毛和头发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根，那样子几乎和刚刚被剥了皮的兔子一样，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动物身上，还不算吓人，但发生在人身上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无比地恶心和诡异。

我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心跳急剧加快，这种情况带给我的已经不完全是不恶心，而且伴随着强烈的心理恐惧，试想一下，自己非常熟悉的几个人猛然间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一般人是很难接受的。如果不是老头子在场，我肯定当时就狼嚎一声跳窗子往外逃。

我心头的疑惑和恐惧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直到老头子要喝水的时候，我才回过神，哆哆嗦嗦地把杯子端过去。

不过让我略感安慰的是，曹实那张让人看都看不下去的脸庞上镶嵌的还

是过去的眼睛，眼睛中散发的还是过去的目光，他的样子变得很可怕，但依然是从前的曹实。

老头子沉着脸一言不发，别的人都不敢说话，几分钟后，他吩咐闲杂人等出去，只留曹实一个人，我也被赶了出来。

两人在书房密谈了两个小时，毫无疑问，他们肯定在谈这次法台寺行动的详细过程。

我虽然没有听到密谈的具体内容，但事后经过多方打听，也了解了一些情况。

曹实的队伍一共十三个人，老头子对这件东西志在必得，所以整个计划布置得很周密，行动的时间也挑得很恰当，当时那个月份，法台寺附近的自然气候相对来说是一年中最好的。但队伍接近目的地后，曹实就感觉到一丝不妙，因为他们发现了几处非常新鲜的人为痕迹，也就是说，已经有人在他们之前涉足这里。

虽然不知道这些人的具体行踪和来意，但曹实心里非常不安，他催促队伍加快行程，想早点赶到目的地。越往前走，前面那批人留下的痕迹就越清晰，不过始终都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因为有登山队和薛龙头的前车之鉴，所以曹实不打算在法台寺附近露营过夜，想一鼓作气拿到东西后就迅速撤离，而先他们出现的那些人却在无形中给整个行动蒙上了一层阴影，让人一直静不下心。

不过不管怎么说，该做的事情还要继续做下去。老头子这一次事先得到的信息很准确，东西具体藏放的位置也丝毫不差，但曹实带人走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才发现，东西不见了。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先前那帮人来到法台寺也是为了这件东西，而且他们抢先一步把东西带走了。

这件东西可能是藏在法台寺附近一个山洞的尽头，曹实发现东西已经不见了，就决定先带人撤出去，然后想办法顺着能够找到的线索全力追踪前面那批人。一直到这时候，整支队伍还安然无恙，变故发生在从山洞返回的途中。

这变故发生得很突然，而且有点描述不清，据几个当事人说，他们正在行走间就无缘无故地陷入半昏迷状态，意识和感官都出现了问题，听不到任何声音，也感觉不到照明工具发出的光线，整个人似乎被翻来覆去地卷进一个巨大的黑色气泡里面。

这种意识混乱的状态只保持了几秒钟，人就彻底昏迷了。

等他们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山洞外面，几个人身体状况尚好，随身携带的物品也没有丢失。不过，十三人的队伍包括曹实在内只剩下了五个，其余八个人无影无踪。

如果按曹实的意思，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去寻找失踪的八个同伴。但其余四个人的胆子都寒了，勉强在附近小范围内查看了一下就提议撤回去。

曹实心里也很没底，因为已经发生了这么古怪离奇的事，谁都不能保证下一秒钟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十三人的队伍能侥幸活下来五个已经算他们祖坟冒青烟了，如果真硬着头皮再找下去，万一出现别的意外，连个回去报信的人都没有。

几经考虑，曹实咬咬牙带着幸存的四个人准备先返回江北。第二天，五个人无一例外都发现了身体的变化，全身上下的表皮一撕就掉下来一大块，虽然不怎么疼，但那种诡异的状况却能把人逼疯。幸好这几个人都在老头子手下做过不少买卖，心理素质比普通人要强很多，几经周折后才回到江北。

我所知道的大概也就这么多。

老头子没有过多责怪曹实，他虽然脾气不好，但很理智。法台寺行动的失败不在于别的，关键就在于先前到达那里的那批人。

这批来历不明的人从别的渠道得到了同样的信息，并且抢先下手，带走了老头子望眼欲穿的东西。虽然谁都没有见过他们，不过可以确认，这肯定不是一般人。

我和老头子的想法不一样，他为丢失了那件东西而懊恼，我却为曹实平安归来而庆幸。不过他这个样子，仍然让人很揪心，五个人到江北以及省城的医院去了好几次，没检查出任何身体脱皮的原因。

让人万万意想不到的，曹实他们的怪病竟然不药而愈。从法台寺回来两个星期后，几个人先后从腋下手心脚心这些地方长出新的表皮，而且生长速度非常快，一直到九月的时候，几乎已经恢复如常，不能不说是个意外之喜，我也从内心最深处替他们感到高兴。

那件东西已经丢失了，法台寺对老头子来说也失去了所有意义，至于先后几次发生在那里的怪事，我们没有必要去一探究竟，虽然我非常好奇，非常想知道其中的奥秘，但有的事，也只能想想而已。

国庆节一过，各个档口和盘口重新忙碌起来，老头子的心绪似乎好了一些，每天在书房里看看书，摆弄摆弄花草，除了亲自查账之外，生意上的事几乎都交给曹实和我去处理。当然，我只负责一些小打小闹的买卖，大事还得曹实去做。

我觉得自己很了解老头子，他属于那种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所以，从法台寺这次大活失败之后，他就没再提过那件东西。然而，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又让老头子坐卧不安起来。

打电话的人不肯透露自己的身份，他只说了一句话就牢牢勾住了老头子的魂，他说，法台寺那件东西，在他手上，想和老头子做笔交易。

后面的事，老头子是瞒着我做的，双方不知道达成了什么协议，但我听曹实说，对方的条件非常苛刻，老头子气得把拐棍都敲断了。

但西夏法台寺这件神秘的东西对老头子的吸引力大得异乎寻常，尽管对方的条件苛刻，老头子背地里骂过娘后还是答应做交易。

我当时听了心里就有点小激动，既然要做交易，那么真东西肯定是要露面的，我只要想办法参与到交易里，就能亲眼目睹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不过我不知道老头子肯不肯让我参与交易，为了能够达到目的，我要了个小诡计，没有征得老头子的同意，在交易临开始前直接找到曹实，说已经给老头子打过招呼，跟他去见识见识。

说实话，我只为了过过眼瘾，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并没有其他意思，很害怕曹实不相信我的话，去找老头子对质。不过他倒没多说什么，看了看我就